

H 小说

H 流年剪影

一张假币

■ 黄建如

晚上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东西，付账的时候，店主说我的那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是假的。我捻捻纸币，倒是没觉察出什么异样，但对着灯光照照，水印确实有问题。

我只好自认倒霉，把假币揣在兜里，愤愤地离开了。

没走几步，迎面驶来一辆卖水果的电瓶三轮车。“老板，水果要吗？又新鲜又便宜！”摊主跟我搭讪。

我心中一动，何不趁着天黑，把这50元假币用了。

“都有些什么水果？”我问。摊主立刻从车上跳下来，指着一车水果说：“西瓜、苹果、橙子、菠萝、哈密瓜、香梨……都是刚进的货，新鲜又好吃。老板想来点什么？”

我挑了几个苹果，又拿了一个菠萝。算下来，一共40元钱。

我问摊主：“菠萝能帮我切一下吗？”“行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就好！”摊主满口应承。说着，借着路灯光给我切起了菠萝。

趁着他切菠萝的当儿，我把那张50元假币掏了出来。他车上电子秤旁边有个大铁盒，是专门用来放钱的。我装作把钱交给他，又看他忙得腾不出手来，就说：“我把钱放你铁盒子里好呀！”

“行行！”摊主抬头瞥了一眼铁盒子，又继续埋头切菠萝。

“你老家是哪里的？”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“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”我一边看他切菠萝，一边跟他闲聊，想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免得他去鉴别假币。

摊主似乎也很健谈，不仅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还连珠炮似地主动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就住这个小区？这小区里的人是不是都很有钱？老板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一看就是文化人。”

聊着聊着，摊主把菠萝切好了，装进袋子里交给我。我接过水果，依然怀着那个目的装作很关心地告诉他：“往前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有一所中学，马上夜课要散了，很多家长在那接小孩子，你现在去，肯定会有生意！赶紧去，去晚了就散了！”

“那真是太好了，谢谢啦！”摊主急急地跨上车，准备开着三轮车走。我也赶紧往小区里走，一边走一边暗自庆幸，终于把假币花出去了。

刚走出十来步，突然听到摊主在背后喊：“喂，钱，你的钱……”

我一惊，心想这假币是不是被他识破了。我装作没听见，低着头加快步子走。

“老板，你的钱，还没找你钱呢！”没想到他掉转车头追了上来，嗓门更大了。

我愣住了。回过头，有点不知所措看着他。摊主把一张10元的纸币递给我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光顾着说话，忘记找你钱了！”

我心里涌上一丝惭愧。迟疑了一下，我掏出皮夹，抽出40元钱，放在他手上，说：“那50元是假的。”

“假的？”他拿起铁盒里的那张50元假币，在路灯下照了照，笑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刚才一直和你说话，就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，让你不去识别那张假币！”我向他道歉。

他跳下车，我心里一惊，以为他会找我麻烦。他却不好意思地搓着手，说：“我刚才一直和你唠叨，就是想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不想找你这10元钱。没想到你走的时候还想着我的生意，我心里很感动，所以就想把钱找给你。”

我拿过他手上的那张假币，撕成碎片，扔进了路旁的垃圾桶里。然后，我们相视大笑……

白龙南旧事

云。

白龙南是海口的白龙南路。我初上海岛就住那儿。那年月，眨眼间十万人上岛，一时自然房贵。我住白龙南，未及十平方米的房就住下两人。一同入住的还有个关姓小伙。摆上两张床后可是连夜都沒地搁了。

来自湖南的关姓小伙是个闹角。用他的话说，是位游击队员。箪食饮浆三餐都在街上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总之是一日就有半天不见人影。那时还没宅男这一说，只是我很不容易下楼，一则胃不好难以消受街上的饭菜，二则上楼下小一大家子，不能潇洒地做个月光族。

做饭就得买菜。

那时的白龙南，椰树不高但也荫蔽，路也不似现今这样的车水马龙。满大街的椰树下，摆满各色各样的菜摊。近处的农人们，有的担上一担小白菜，有的提一篮鸡蛋，还有的就用自行车驮来两筐子海鲜。一句话，把这个不是菜市场的地方搞得像个菜市场。

没有城管，那会儿还没有这么个称呼。那时白龙南路和与之交叉的海府一横路都是半头路。一横路到了美舍河边也可以过得桥，但过了桥迎头就是个山龟园。据说里面的山龟汤生意享誉南北。后来环保，山龟就变作了山归。老板说从李太白那里得了灵感——原来李太白有诗“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。”所以那临时菜市场也还临时了不短时间。

于是我得以在那里遇见海南姑娘

也罢。本就是两个路人，过后自然无思量。但后来的某一天晚上，我却又见到了云。

那晚小关约我去跳舞。露天的舞场，就在一座房子的顶上，据说那房子是市委招待所，就海口公园旁边的那栋四层的小楼，而今未知还在否？绰约灯影里少男少女们起舞曼妙。小关也很快被她的女友拉上了场。

请你跳一曲好不？

竟然是云！

我已记不起自己当时有着怎样的态度，好像是有些机械。

怎么不见你的舞伴？云问。

被别人拉着来的。

哦！我看你好久了，想来找你又怕你带着舞伴。

云的舞姿非常漂亮，但是我总是跟不上她。云就和我把三步也当做四步来跳，其实就是缓缓游移。这晚云告诉我她的名字和职业，我没想到她还是个老师，正带着小学的毕业班。

整场都是云陪着我，小关过来看过了几次才放心。

散场时云告诉了我她家的电话让我有事就找她。

你一个人来这人生地不熟的，遇事了就找我。

回到宿舍小关便不依饶，那么个漂亮女孩是谁？

听罢我的述说，小关说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警惕些好。听到朋友的语言，我自然是提高了警惕。

有一天，我下楼梯时踏空了一级，腿被楼阶磕破了，那几天的心绪很不好。

就在磕伤要好的时候，云来了电话：明天中秋来我家吃晚饭。

不行，我已答应了别人。我的警惕性很高。

未说真话。你上岛才几天，有谁会请你？

我还想说什么，她却放下了电话。

还没想好怎么拒绝。第二天下午，楼下就有人喊了：你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

我从窗口看下去，云跨在自行车上，还是被她看见了。

自然是逃不掉了。我也只好硬着头皮，去闯一闯我以为的龙潭虎穴。

那天并不见龙潭，更无虎穴，倒是受了云一家人热情的招待。告别回住地时，云还让我带回满满一袋子月饼水果，也有小关一份。

小关感叹：怎么就你能遇上这么好的人？

我不知晓这是不是我的一种幸运。但我心中明白，云和我都是真诚的，我的戒备中不乏真诚，云的坦然中也不乏真诚，而产生真诚的观念不就在我们各自心中住藏着么？

而今，云的儿子都上大学了。每每说起旧事，那小伙就感叹，说真的，我们海南，像我妈这样的善心人很多哩。

由衷地点头，是我对他的唯一应答。

能与云相识，是我初到海南，住白龙南时的一点旧事，但它却在我心里萦绕至今。

海南这地方，风景美。海南这个地方，人们的心灵更美！

H 诗路花语

遇见乡愁

■ 肖东

你尽可想象一只蟋蟀
在穴中面壁
说出原汁原味的乡音
再怎么极力隐身
如爬行植物幻化出
空旷的村庄

在那里，树丛伸出枝干
像门前的香樟树一样伟岸
鹰击长空
躲在泛着蓝色的白云间
把愁怀搜寻

流浪结束于一缕烟的召唤
炎热终止于一阵雨的滂沱
有家的地方有属于我的眺望
让我始终相信
奔跑的道路给了乡愁以遇见

散步

■ 罗阳

用双脚探寻心的方向
步伐与思维共同流动
有时不知是人围着楼房打转
还是碎石小道围着脚步盘旋
仿佛两个素不相识的星球
各自探寻来去的轨迹和路线

从南走到北丈量时光的涟漪
从冬走到春踏平岁月的褶皱
再慢一点用胸拥抱大自然
把心事放在脚尖上舞蹈
与青草树叶摩擦响
诉说着小石子听不懂的话语

清晨把直路走弯了
傍晚把弯路走直了
往事丢在了十字路口
孤独放进了溪水湖畔
一遍遍将终点走成起点
心在路上漫步 路在心上蜿蜒

小暑

■ 钟鄂鸣

促织居于穴，温风始起
蝉鸣，唤来荷影
斑驳流火的七月

小径铺满草木的幸福
牛反刍青草
甩出一句句古诗词
田野漫步

炊烟在乡村袅袅升起
犬吠鸡鸣
暑气亦在瓦楞里上升
奔腾

蝶，舞者一样敬业
不断上升盘旋
夏天的暴雨雷电
小暑的注脚

野花填满夏天的空虚
炊烟，季节迁徙里依旧
牛哞蛙鸣
乡村幸福生活的天然解读

老酒与新瓶

■ 孙晓霞

一段往事
发酵酝酿
存储在特定的界面器皿里
沉寂是他的使命

被淡忘的灰尘
掩埋

那些曾经显赫的光亮
离他远去

但他客观存在着

朝实记录某些片段的辉煌与感知
像一些旧时印象的文字
页面翻成了过去

某种需求在寻找循环的轮回

陈旧的章页定格在过去

陈酒成为经典的醇香

于是翻新包装加上标题

H 物候志

稻穗扬花黄鳝肥

■ 江初昕

入伏后天气渐渐炎热了起来，南方水稻开始抽穗扬花，也是稻田里黄鳝最为肥美的时节。看着成片的稻田里，穗花似雪一般，我们的心思也随之而动了。因为，下田抓黄鳝的好时机就在眼前了。邀上几个要好的小伙伴，提上用竹子编织而成的笼子，到田间捉黄鳝。田埂水沟边四处都是我们欢快的喊叫声，充盈着纯真的童趣。

闷热之后的一场大雨，田间沟壑溢满，田水横流，雨后清凉，空气洁净，田里的黄鳝纷纷钻到洞外透气，正是抓黄鳝的好时机。黄鳝浑身滑溜溜的，又成天钻在洞里，想要捉到它，也非易事。但这难不倒我们农村里的孩子。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土办法：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看田埂上的洞口。黄鳝的洞口是椭圆形且大，洞口光滑。找到黄鳝洞穴后，将自制的钢丝钩穿入河虾，轻轻探入洞穴内，并轻轻搅动、进退，然后再往里探。如果黄鳝洞穴较深，要尽量往里探，以引诱黄鳝前来吃钩。钓饵只要一送进洞穴中，黄鳝灵敏的嗅觉马上就会嗅到河虾的特殊气味，便会游出一口将饵钩吞进嘴里，随即就往洞穴里边拖。这时，钓鳝者捏住钢丝柄的手有明显的手感，手腕用力一拉，将饵钩穿进黄鳝嘴的下颌软组织内，稳稳地把它拖出洞外。有时被钩到的黄鳝会拼命地往洞里缩，进行挣扎抵抗。这时，钓鳝者不能与它硬拼，但也不要让步，可以稍微稳住钢丝钩不动，黄鳝过一会感到饵钩不再往洞里进了，就会让全身的筋骨松弛一下。此时，乘其不防，突然往洞穴外一拉，就可顺利地把黄鳝拖出洞穴外。取出钢丝钩，迅速将黄鳝装入笼内。

也有徒手到田埂洞里去捉的。找到黄鳝洞，将右手的中指慢慢伸进入洞中，在悄无声息中紧紧地将黄鳝从洞中抓出来，然后放进另一个人所提的黄鳝笼里。捉黄鳝时，手要轻，抓得要紧，尤其是在手入洞口的瞬间，不能造成水响，否则会惊动黄鳝，使其跑得无影无踪。当然了，尽管捉黄鳝的人已经很小心了，但有不少时候还是会将即将到手的黄鳝跑了。这些黄鳝往往忽地一窜，然后躲到另一边的稻禾间去了。捉黄鳝的人就轻轻地跟上去，用弯成钩形的中指，猛一扣抓黄鳝身体的中间，然后捉举起来，放到黄鳝笼里。

也可以晚上去捉黄鳝。去的时候，通常还是两个人一行，一个负责捉黄鳝，一个负责提黄鳝笼和照明。照明工具是松明子火，其光照透亮、范围广，极利于黄鳝的发现。可用两块两尺左右长的竹块制成竹夹，一端做成齿状，一端用手操作。形状就像一把老虎钳，使用方便自如，一夹住黄鳝的颈部很少逃脱。

捉回来的黄鳝剖肚洗净下锅，切成鳝片，加入自家园子里的红辣椒，佐以葱姜蒜，那真是飘香四溢，食欲大增。时隔多年，很久没有挽起裤脚，赤脚下田捉黄鳝了，很怀念稻花飘香的季节，接触泥土亲肤的感觉，这样美好的记忆是那么的遥不可寻了。

H 冷暖人间

父亲的田畴

■ 李玉峰



《红色母瑞山红军战斗遗址——红军桥》(油画) 周少灵 作

每次回老家，走在村外的田埂一次比一次短，因为田地一年比一年少了。

本是“荷锄世家”后代的我，魂萦梦绕的总是村外那些曾养育我的一片片庄稼地。也许是痴情使然，这些年来，尤其爱读涉农的古诗词。每当夜阑人静，“三更灯火五更鸡，正是男儿读书时”，我便像一只不知疲惫的夜莺，栖居于诗词的枝头，婉转地吟唱起“一年耕种长辛苦，田熟家家将赛神。”“雨顺春风尽放犁，归来金色入诗题。”……

此时，我想得最多的是儿时看父亲犁田的那一幕，它拉长了我整个童年的漫漫往事。

我第一次感觉到田畴的清香始于1956年代的农业高级社时期。父亲仗着自家的田地多，迟迟不肯入社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单干户。是年阳春三月的一个上午，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天街小雨润如酥”。一整冬未曾下过一场透雨的天公终于作美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……父亲戴竹笠，身披蓑衣，开始下地耕田。那时我已8岁，亦是当了2年牛倌的牧童了。我坐在田埂上，等待父亲犁完田后牵牛去放牧。只见他把月儿弯的牛轭套在那头水牛公的脖颈上，那头平时桀骜不驯，几次把我从牛背上甩下的被村里牧童们誉为“头王”的水牛公，经父亲这么摆布，它便在吆喝声与牛鞭抽打的交响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乖乖上阵。锋利的犁铧沿着父亲布阵的战略，开始了一场“泥水仗”的战役。父亲像平水行舟，犁开的土坯在他的脚下盛开着绚丽的黑色花朵，一路泥土的芳香。

父亲用长满老茧的右手握紧犁杖，左手将牛鞭噼啪噼啪地在牛尾边甩响。牛鞭在空中圈出的那一条条优美的弧线，把父亲经年累月，躬耘农耕文化演绎成高深莫测的幻影。让我几十

岁的孩子早当家。童趣还没退去的父亲，十二岁就学会了犁田，年少时就是名扬村内外的好犁手。成亲后便用这枚犁铧养家糊口，常常是上午犁水田，下午耕旱地。人民公社化以后，我家的田地也全部跟着入“公”了，父亲又成了生产队的一把好犁手。他犁了一辈子的田。

一年四季，父亲用这把犁杖撑起多少岁月的轮回，我亦记不清了，只知道他用这枚犁铧唤醒一丘丘沉睡的田园，仿佛是在一片片平仄的田垄里洒上阡